

SILUYOULAN

丝路幽兰

墨西哥的『中国公主』

刘静言◎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丝路幽兰

SILUYOULAN

墨西哥的『中国公主』

17世纪初叶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极为兴盛、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开始交流、交融的时代，漂亮、聪慧的中国女孩美兰随父出使海外，赴任途中遭遇海盗，被掳至海上丝路的中转站马尼拉，一夜之间美兰由中原的名门千金沦为为西方人的奴隶。

她经历了充满凶险、暴戾与神秘的海上漂泊生涯。她在太平洋彼岸的新大陆走进了世界上另一个古老文明，窥见了殖民统治者的残暴与穷奢极侈、奴隶制的腐朽与没落。在那里，她被卖给了一位墨西哥老船长并被其认作养女，出众的才貌与禀赋为她赢得了“中国公主”的雅称，非凡的美丽和优雅气质令两位贵族少爷同时爱上了她……

然而，阶级藩篱和世俗偏见无情地扼杀了她一个个人生梦想。是善良的墨西哥民众给了她人间温暖和生活勇气，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与滋养使她得以在异国土地上挥洒才华，育出这朵“中西合璧”的艳丽奇葩。

宽阔的历史视野，凄美动人的跨国恋情，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海洋，奇特而美妙的异域风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火花……让人惊叹世事之诡谲变幻，感受人世间的真、善、美，体念爱与友情之永恒。

ISBN 978-7-5012-4004-3



9 787501 240043 >

定价：36.00元

SILUYOULAN

丝路幽兰

墨西哥的『中国公主』

刘静言◎著



AMBA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幽兰:墨西哥的“中国公主”/刘静言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ISBN 978-7-5012-4004-3

I.①丝… II.①刘…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9532号

书 名

丝路幽兰——墨西哥的“中国公主”

Si Lu You Lan. Moxige de Zhongguo Gongzhu

作 者

刘静言

责任编辑

吴超莹

文字编辑

姚 建

封面设计

V·智创意

插 图

扬 眉

责任出版

林 琦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54(编辑部) 010-65265928(发行)

E-mail: chaoyingwu@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本印张

720×1020毫米 1/16 24¼印张

字 数

31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004-3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是穿越时空的美丽传说
是真实与想象的浪漫结合
亦真亦幻
演绎历史长河中的短歌



目 录

风从海上来	3
告别姑苏	10
碧海忠魂	16
啊！马尼拉	25
巴石河畔	33
巧 遇	44
躁动的夜	51
飘 泊	59
海上丝绸之路	67
天涯海角	76
来自东方的“公主”	84
同是苦难人	89
墨西哥城里的年轻人	97
玫瑰庄园	102
圣诞节之夜	111
初进伯爵府	118
豪 宴	128
“东方女神号”	138
重返阿卡普尔科	143
万圣节惊魂	153
落 难	161
夜色朦胧	168
“万福，玛丽娅！”	175
天堂鸟飞过	181
高原寒星闪烁	190



暮阳残照	200
情切切，路遥遥	207
云遮雾障	214
灯火阑珊处	221
重逢在天涯	232
门当户对	240
情 敌	252
迢迢银河难渡	260
密 谋	268
相见时难别亦难	275
情 殇	281
海誓山盟	287
无所不在的主呵！	292
十字路口	300
旧友新朋	308
黑云翻墨未遮山	316
此恨绵绵	325
选 择	331
一路风雨	338
假凤虚凰	345
攀 登	352
无怨无悔	359
乡 愁	367
花香依旧	371
留下彩虹一片	375
后 记	380

墨西哥的普韦布拉市翠谷环绕，远望有高耸的火山和亘古的高原，市内巴洛克式教堂与现代化摩天大楼交相辉映，高速公路网向四面延伸……这里是玛雅子孙的土地，这里有过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繁荣，这里流传着动人的神话与传说。

清晨，从那些散落在高楼群中的古老教堂里传出了早祷的钟声，如历史的回声、岁月的脚步、昨天与今天的对话……晨风中，飘来一阵清脆而欢快的笑声，那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墨西哥儿童，在年轻女教师的带领下，欢笑着穿过广场，惊飞起一群正在悠然漫步的白鸽。他们从宽阔、亮丽的新街区来到了一条古巷，古巷铺着石板路面，路旁是依然保持着殖民时代风格的低矮房屋，小巷深处是古老的耶稣会教堂。来访者仿佛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新回到那段淹没在历史烟波中的岁月。

教堂内弥漫着肃穆，被时光消磨得有些斑驳发暗的墙壁上，镌刻着各种墓志铭，记载着那些对本城，乃至对整个墨西哥发展有过贡献的可敬先贤们的名字和事迹。女教师用庄重的声音向孩子们讲解着。当她的目光落在又一块大理石的碑文上时，嘴里轻轻念道：

“卡塔丽娜·德圣胡安，她出生于高贵的摇篮，她那种谦虚的品格，令人敬爱，她活了八十七岁，她的谢世，使大家不胜惋惜、悲痛。一六八八年。”

“老师，卡塔丽娜·德圣胡安是谁呀？”一个稚嫩的声音问道。

“普韦布拉市中心广场有座很高很大的雕像，你们去看过吗？”

“看过！”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

“是‘普韦布拉中国姑娘’的雕像，对吗，老师？”

“对了，就是她！卡塔丽娜·德圣胡安就是‘普韦布拉中国姑娘’。”

“我知道，我知道！她也叫‘中国公主’，是从大海的那边，从很远很远的

丝路幽兰——墨西哥的“中国公主”

地方来的。”

“噢！我也知道，她总是穿着最漂亮的丝绸裙子，是驾着云彩来的……”

“不对，不对，妈妈告诉过我说，她是乘坐‘中国大帆船’来的。”

“孩子们，你们说得都对！她来自很远很远的东方……来自遥远的中国，大海的那一边……”

风从海上来



浩淼的大海汹涌着，喧哗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点点银光。亿万年来，大海拥抱着大地，给人类生命以乳汁。然后，人类走向了海洋，占领海洋的西方列强抢先揭开了海上冒险和厮杀的时代，继哥伦布到过“新大陆”之后，殖民者的魔爪又伸向还在沉睡中的东方，中原人开始对散发着血腥气的海洋感到恐惧、茫然与无奈……

临近中国的海面上，西方的炮舰在来回游弋。

一群群杀气腾腾的西洋海盗冲进了临海村镇，他们端着洋枪，逢人便开枪，见东西就抢，镇上的人吓得惊惶逃命，来不及逃避的男人被他们赶上去杀了，不幸被他们抓住的女人一个个遭奸污，落到他们手里的孩子统统被掳走，房子被放火烧毁，街上血流成河……

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送出的奏章雪片似的飞向大明朝廷。

两广巡抚六百里加急奏折：葡萄牙与荷兰、英国为争夺我澳门，正在我南部沿海展开激战……

浙江巡抚告急：一批西洋海盗侵入我东部沿海村镇，抢掠财物，杀害百姓，劫掠幼童……

北京的春天，乍暖还寒，刚刚露出些许嫩绿的树枝在晨风的吹拂中瑟瑟发抖。朝阳投射在紫禁城的黄瓦红墙上，折射出一道道耀眼的亮光。春日的艳阳将寿皇殿内照耀得比往日亮堂了许多，万历皇帝的精神也似乎比平时好了些，他倚坐在龙榻上。由于他厌倦见那些大臣们，不愿听他们唠唠叨叨的进谏，这些年来干脆废除了早朝，遇有急事，便将几个有关大臣召至寿皇殿议事。算起来神宗登基已经四十二年了，他十岁登基时明朝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朝廷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每况愈下。登基后的前十年靠了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革弊兴利，总算稳定了局势，保住了这个宝座。接下来的二十年则是宫廷倾轧，内忧

外患不断，继前些年倭寇在沿海作乱之后，西洋诸番接踵而至，屡屡侵犯中原，他这个当皇帝的虽也心中着急，无奈如今国弱民穷，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呀。眼看海疆告急的奏章在御案上都快堆积成山了，他也曾多次召集有关大臣商议，朝中几派又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东南沿海形势这么紧张，大臣们仍是各不相让，却又拿不出可行的办法，有的人激昂陈词，列举西方诸强觊觎大明疆土的野心，说是应该大力加固海防，乃至发兵讨伐；有的人认为洋人虽有不少肆无忌惮的举动，但他们有洋枪洋炮，大明朝国库空虚，不只拿不出银两发展水师，连朝廷的财政也要依靠与洋人贸易的赢利，轻举妄动只会引来更大的祸灾；也有人提出应向南海邻邦派遣使节，开展贸易，以摆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华贸易的一贯垄断……在神宗皇帝看来，国库里没有银两一切只能是空谈，这些年来，他想方设法，巧立名目，设矿监税吏，皇室开支依然是捉襟见肘，连自己在京郊修建定陵所需的近千万两白银至今都还没有着落……至于革弊兴利，想当年，他也曾倚仗首辅大臣张居正搞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可是曾几何时，一切又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这张居正人死了不也没能逃脱得了身败名裂的下场嘛。

听着大臣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神宗不耐烦地打断说：

“众卿家不必再争了。弗朗机等西夷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所作所为朕早有所闻，两广和浙江巡抚的折子上也举了不少事例，是得适时施以惩戒，以扬我天朝国威，为此，训练和扩建水师的事由兵部监管，银响不能指望朝廷拨给，你们得想办法靠地方上解决。海禁还要继续，片板不准出海！眼下的对外贸易还得通过西洋人来做。革新朝政之议一律搁置，国难当前，不可再起纷争。朕以为向海外派遣使臣之事可行，宣布纶音、结好友邦乃我大明列朝一贯之主张，岂可废弃。因此，前往古里、暹罗、满刺甲和占城等国的使节还可照派。众卿家可举荐才德兼备之士当此重任。”

神宗皇帝的话说完后，兵部尚书连忙躬身领旨，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眼下形势这么紧，皇上却要让自己到地方上去找钱扩充水师和加固海防，这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大臣们对皇上要大家举荐使臣一事，也都不敢应声。说实在的，如果皇上要委派的是个有利可图的美差，朝廷大臣们准会竞相为自己和自己的同党争夺这块肥肉，可眼下要委任的是派往海外的使臣，一个十分危险、前途难卜的差



事，这就难怪大家都不做声了。静默了一会儿，见神宗脸上开始露出不耐烦的神色，首辅方从哲连忙趋前奏道：

“陛下，臣倒是想到了一人，前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察御史汪弘之孙汪惟，此人系忠良老臣之后，文武双全，有胆有识，现任两广海道副使。早年师从利马窦，修过西语，熟悉西洋情况。以他的才干，堪当此重任。”

神宗听了，心中甚喜，汪弘是他宠信过的重臣，这汪惟看来也是将门虎子了。他对利马窦其人也算熟悉，这个洋传教士曾送给他自鸣钟、古翼琴、万国图志等礼品，还向他说起过天下有五大洲，介绍过西洋皇帝的排场和习惯……鉴于利马窦诚心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他还曾封他为所有在中国布道团的监督。想到这里，神宗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就依卿所奏，宣汪惟进京，朕要召见他。”

繁忙的大运河上，挤满了南来北往的船舶，浩浩荡荡，看不见首尾。汪惟乘坐的官船正昼夜兼程地从京城赶回姑苏。此时他正从船舱向外眺望，江南原野开遍了黄灿灿的油菜花，空气中飘浮着醉人的清香，不过，他此时完全无心赏景，京都面圣时的一幕幕清晰地脑海中闪过……他忐忑不安地赶到京城，不知突然召他进京是祸是福，直至见到首辅方从哲满面笑容地在寿皇殿门前等着他时，心里才稍许踏实些。万历皇帝见到他甚是愉悦，夸他颇有乃祖之风，亲切面谕道：

“汪惟，朕闻你勤于职守，学贯中外，为难得之人才。如今正值朝廷用人之际，朕想派你作为朝廷的使臣出使南海邻邦古里，一则为弘扬我大明朝国威，与友邦结好；二则为打破弗朗机人对海上贸易的垄断，维护大明朝的利益。不知你意下如何？”

汪惟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对当年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更是打心里钦佩和羡慕，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这些年，自己又一直在东南沿海一带任职，目睹外夷、海盗猖獗，常恨报国无门，如今皇上要派他出使邻国，虽知今日的大明朝，较之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的形势，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威镇四海，眼下却是危机四伏，此时出使要冒极大风险，但与他欲酬报国壮志相比，即便是有天大困难和危险，他也在所不辞。当即叩头奏道：

“陛下，臣世代沐浴皇恩，常思报效。今圣上隆恩，命臣出使，臣当谨记圣训，万死不辞，以报皇恩于万一。”

神宗很高兴，立即降旨，赐汪惟锦袍玉带，拨给他四五十名亲兵护卫和上好的宝船，命他接着家小后，尽快择日启程。离京这天，皇上又命首辅前往送别，汪惟饮过钦赐御酒，登上了南下的船舟，久久地回望云雾缭绕的京城，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苏州，锦绣江南的名城，远远地便能望见它那巍巍的城墙，恢宏的水陆城门以及高高耸立的古塔。两广海道副使汪惟就住在这人杰地灵的姑苏城内，他出身名门，时年三十六岁。祖父汪弘是当年指挥屯门战役大败葡夷的将领，中国人第一次打败了洋人，震动大明朝廷上下，老百姓扬眉吐气，一夜之间，汪弘便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祖父大半生时间转战东南沿海，与伺机前来骚扰和侵犯中国海疆的西方强盗周旋，后来官拜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察御史。汪惟的父亲汪强也是一名英勇善战的将领，不幸正值英年便在一次平定海盗的战役中捐躯，母亲也因病早逝。汪惟的青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他从小开始习武，又酷爱诗书，聪慧过人，深得祖父的疼爱，说这孩子日后定有出息。

如今汪惟在两广海道衙门供职。汪家花园就座落在苏州城东相门，与苏州许多官宦人家的院落一样，进门处看似平常无奇，越往里走，却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之感。院内楼亭绿树，回廊水榭，错落有致。进到后院，才得见绿荫覆盖的厅堂与内室。

汪惟与夫人陈氏的爱女美兰就住在东厢房的二楼，这年小姑娘年方十二岁，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每天清晨，她常爱坐在二楼临窗的绣花架前绣花，一双忙着穿针引线的小手，犹如上下翻飞的蝴蝶，渐渐地，她面前的绣花架上出现了清丽的荷花，翠绿的荷叶和碧波荡漾的池水……

“卖花哎——，新采格白兰花、栀子花！”窗外传来了卖花女的叫卖声。

美兰立即停住了针线，从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她家后花园门外站着一个挎着竹篮的小姑娘，正仰头望着她的窗口。美兰急忙转身叫道：

“李妈，快拿钱来，阿娟来了！”

“来了，来了，早给你准备好了！”

李妈答应着，从隔壁房间走了过来。她四十岁上下，蓝布衣裳外面罩着件灰地暗花的丝绸坎肩，衬着一张白净、和蔼的面孔。她是美兰的奶妈，自从她自己的女儿一出世便被人抱走后，她便把美兰当成亲生的孩子，宝贝心肝似的



疼爱着。这李妈还是美兰学习绣花的启蒙老师，她原是太湖边镇湖乡的绣娘，绣得一手好花。美兰很小的时候，每当奶妈替母亲绣帷幔、枕套什么的，她总要站在小凳上，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一站就是好半天，等到大了些，她就闹着要奶妈教她绣，再大些时，母亲便在她卧房外间的临窗处搭了张绣花绷架。如今她都十二岁了，模样儿出落得如花似玉，琴棋书画样样皆通，这绣花的技艺更是令人刮目相看，连奶妈也常常禁不住赞叹说：“小姐要不是生在富贵人家，凭这般的手艺将来也会出人头地。”这时，美兰总要撅起小嘴，骄傲地说：“什么出人头地不出人头地的，兰儿是喜欢绣花，不要你夸！”这时，李妈会笑出了声：“对，对，我们小姐是金枝玉叶，学绣花本来就是玩儿的，玩儿也比别人玩得出彩。”

这天早上，当李妈听见美兰叫她，便知道小姐又要出门买花了，从茉莉花、栀子花飘香的季节开始，她每天清晨都出门买花，一天也不曾间断过。美兰从李妈手里接过几枚铜板，拔脚便朝后花园走去。打开后门，阿娟正在等她。小姑娘年龄与美兰相仿，穿一身蓝地碎花布衣裳，看上去显得瘦弱和苍白。见美兰出来，她的脸上立即绽开了真诚、灿烂的笑容，一面从竹篮里挑出了一朵大花，一面轻声地说：

“小姐，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喜欢吗？”

美兰一看，那是用十来朵栀子花编成的一朵大花，连声赞道：

“太漂亮了！阿娟，我很喜欢，等我回去再取些钱来。”

“不！”阿娟拉住了美兰，“这是我送你的……”她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说。“上次我娘生病的时候我不能天天出来卖花，小姐特意多给了许多钱，让我娘去看病……”说到这里，阿娟的眼圈红了，人最难忘怀的就是在困难无望时得到过的救助，她从心里感激这位善良的小姐。

“以后再遇上这样的事，你只管来找我，我会帮你。”

“以后我还会天天给小姐送花来。”阿娟说着，小心翼翼地将那串花插在了美兰的发髻上，一面端详一面笑道：“配上这花，小姐更漂亮了！”

“谢谢你，阿娟！”美兰将几枚铜钱塞到阿娟手里，转身跑进了花园。

远远地，她听见身后又响起了阿娟甜美的叫卖声。“卖花哎——！新采格白兰花、栀子花！”

美兰很高兴，她在花园里转了转，来到后山。山坡上是一片盛开的桃林，

她折了几枝，准备拿回房间插在花瓶里。正当她绕过池塘往回走时，看见楼亭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那里舞剑，她知道那是表哥陈若松，便悄悄绕到他背后，捏着嗓门，模仿父亲说话的声音：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若松，你练了几遍了？”

听见声音，若松收了剑。这若松是美兰的舅父陈宏义的儿子，长美兰三岁。他这天穿一身白绸剑衣，愈发显得挺拔俊秀。此时转过身来笑道：

“我一猜就是你。姑爹不在家，你学得再像我也知道是冒充。”

“表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美兰问他。

“是你娘一早就派人去找我爹娘过来，我也就跟着来了，想看看你。一直找不见你，就只好来这里练剑了。”

美兰“扑哧”笑了：“这就怪了，我也想你了！”

“想我什么呀？”若松看着她，问道。

“想你过来教我吹笛。而且，我也不想让你白教，你看，连给老师的束脩都备下了。”说着，她从怀中掏出一个荷包，接着说：“这可不是市面上买来的那些俗物，这是我自己绣的，花样儿也是自己画的。这样的荷包除了给爹爹做过一个外，你这可是头一份！”

若松接过来一看，是个水蓝色缎子的荷包，上面绣着一朵荷花，粉色的花瓣上沾着残露，翠绿的叶上漾着水珠……若松爱不释手，赞叹道：

“兰妹的手工真是愈来愈精致了，我家有的是绸缎，可没有一个人绣得出这样漂亮的荷包！表哥生受了，我会把它贴身藏好，免得被人抢了去。至于教你吹笛嘛，你瞧！这是什么？”说着，若松像变魔术似地从腰间抽出了一支短笛，向美兰晃了晃。美兰高兴得跳了起来，叫道：

“表哥，你真好！”

“表哥知道兰妹喜欢吹笛！说实话，你已经吹得很不错了，进步很快。现在我来教你几段复杂些的曲子，这可是我师父的保留曲目。”

若松一面讲解，一面把短笛放到唇边吹了起来。悠扬的笛声开始在花园的林中花间回荡。

“小姐，表少爷，你们在这儿呀，让我好找！”是丫环翠儿的声音，她正急急忙忙地向他们走来。

“有事吗？”美兰问。



“夫人问你哪里去了。她和舅老爷和舅奶奶在一起商量什么事，好像很着急、很担心的样子。”

“我们赶快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若松拉着美兰的手说。美兰点点头。两人急忙朝后院客厅跑去。

汪家的规矩是有外客来访一般都在前厅，亲戚密友多半在后厅。美兰和若松到达时，汪惟的妻子陈氏正在和若松的父母说话。陈氏夫人虽已三十开外，看上去却是明眸皓齿，风韵犹在。此时大家的脸色都显得凝重，尤其是陈氏夫人，神色焦虑不安。

“娘，出什么事了？”美兰向舅舅和舅妈请过安，便急忙来到了母亲面前。

“你爹爹派人捎信来说，他突然接到圣旨，召他立即进京面圣，他已经启程了，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请了你舅舅和舅妈来，商量商量，赶紧想法去打听一下，是祸是福，家里总得有点准备呀。”陈氏夫人忧心忡忡地说。

“妹妹，你也不要太着急，我们这就回家安排人去打听，一有消息就来告诉你。妹夫为人忠厚，一向尽心报效朝廷，想必不会有什么祸事的。”

“唉，我们是自家人，你们也不必安慰我了，如今的世道，什么稀奇古怪的冤案没有出过？动不动还要株连几族，我是担心呀。”

陈氏夫人的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告别姑苏



自从汪惟打发随从陈忠提前赶回苏州家里报平安后，汪府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平安无事”足以驱散笼罩在全家人心上的那片乌云，花园里又响起了美兰银铃般的笑声，若松悠扬的笛声和小表妹若梅欢快的尖叫……汪惟回到家里的时候，陈氏夫人正在屋里看女儿作的画，听见老家人报“老爷回来了”，她连忙起身，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前堂，正好迎着了进门的丈夫。互相问候后，她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丈夫的脸色，十几年相濡以沫的生活使这对夫妇总能一眼便从对方的脸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陈氏夫人看着丈夫平静而略有些兴奋的脸色，多少天来悬挂着的心也随之放松了。她替他宽衣除冠。汪惟一面喝着翠儿送上的碧螺春茶，一面将皇上召他觐见，并要派他出使古里国的事前前后后向夫人叙述了一遍。听完了丈夫的叙述，夫人轻声地问了句：

“你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是吗？”

“是呀。尽忠国事是我汪家世代祖训，我自当一心报国，更何况我自幼以为张骞、郑和出使外邦为千古盛事，以为自己今生与此无缘，没承想朝廷委派了我这个差事，我岂能推托？只是，想到你们母女二人……”他深情地看了看妻子，接着说：“这次我去的地方很远，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丢下你们母女心里不舍得，带你们一同去吧，如今这世道又实在是令人担心。”

陈氏夫人沉默了一会儿，悠悠地叹了口气道：

“我是个女流，不会说多少报国的大道理，但也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尽管去做你该做的事。带我们走你不放心，你就不想想，你一个人走，我又怎能放得下心。离开了你，我会成天牵肠挂肚，如何过得安心？至于兰儿，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你真狠得下心把她留下？到时候，相隔万里，那份思念之苦，怕也难熬。”说到这里，陈氏夫人的眼睛湿润了。“还是让我们跟你一起走吧，哎？”陈氏夫人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丈夫。